



遇到良宽

刘恩波

这个人1831年就离开世界了。我在百余年后又遇到他,顶礼膜拜。此前听说这个古怪的家伙说过一番得罪人的话。大意是他平生最不喜欢书法家的字、厨师的菜、画家的画。可能他不满足于道与技的断裂,而书法家的字、厨师的菜、画家的画,都是技术活儿的产物,形成专业容易束缚人,反而没滋没味了。自由、散淡,不拘泥于世俗礼法和各种各样的模式化,他因而活得像个孩子。他就是良宽,据说他最喜欢跟小孩一起玩儿风筝,那满是童真的样儿,想来无比动人。“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他活到了这个份儿。就冲这两句话,我就甘愿当他的“粉儿”。

有一个故事说到了良宽——“他住在山脚一个小木屋里,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闯进了他家,却发现家里什么能偷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良宽脱下了衣服交给他,作为礼物。在小偷离开后,良宽赤身坐在原地,抬头望月,而后想,可怜的朋友,我多么希望我能把这美丽的月亮送给他。”

“盗人遗我窗边月”,他一无所有,好像又无所不有。起码他拥有一颗宽广的心,就像那天上的月,无边无际、无遮无拦。

《良宽歌句集》是在书店的一堆书里偶尔发现的,这书被放在小说类里,看到“良宽”两个字,我眼前一亮。那会儿,我正迷恋着俳句

和歌,怎么能割舍掉良宽的别样恩泽呢。

翻译者名为苏枕书,这个也讨喜。枕书而卧游,不就是读良宽的最好姿势吗?

一个住草庵、行乞食的人,孤独清寂,又不甘落寞,便求之于诗歌,代心发声,言传妙语,不也快活?

一生都在草浪里游的良宽,他笔下流淌的字句,回味着岁月的余韵,流淌着生命的底色,寄寓着灵魂的苦吟欢歌。让我们玩赏凝思,深深沉浸,欲罢不能。

聆听良宽,其实就是回归自然,他的字句,就像一缕炊烟,引着读者走进他心灵的家园。

那个家园给你灵性、冥思和默想。正是在对自然风情的体悟里,良宽活出了无拘无束的人生,如同他诗里展示的:“虫在鸣唱/无数的草花盛开/今天夜晚/且借这座小庵/等到月亮出来”,这是人与物化、心意舒展惬意的良宽;“悠悠长闲的天空里/若是喝醉了躺倒/梦也美妙/在花树之下”,这个良宽知足旷达、醉意翩然,借景关情,自得其乐;“清晨出户/为亡儿们折的花/露水也是/眼泪也是/落下了许多”,此中渗透着物哀的幽趣,又点染着尘世繁华凋零的悲悯;至于“月好风清/来呀/一起跳舞至晨光/老来堪回想”,则是诗人明知岁月转头空,却依然享受当下美好心境的妙语。

阅览良宽清贫生涯中的迷途知返,恍然

心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剂清凉散、几棵忘忧草。我们于此间当能纾解烦躁,派遣落寞而茅塞顿开。

“铁钵内/有明日的米/近晚风凉”,不好吗?

欣赏“柴扉上聚满小鸟/落雪的清晨”,该多么饶有风趣!

而细品“山中细雨/洒坊的窖藏/柔波深漾”,这又是另一番妙谛。

遇到良宽之前,正是我人生旅程上充满坎坷危机和变数之际,莽莽天地间,似乎心归无处。心绪不佳时,没想到撞见了生命里的另一处转弯。“请你过来吧/那落着栗球的小道/记得避开”,这分明是提醒和劝慰,“呼唤着我/回到故乡去吧/夜晚的雁”。

的确,我被良宽招呼着,走进沉思生命悟性的大道,见证了破迷开悟的诸多解脱法门。虽然还不敢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起码自己懂得了看淡功利、轻笑浮华的通幽曲径的门道。

“比在水上写下数字/更要无常的/是相信自己的心”,其实无论物还是心,皆属无常虚幻变动不居,只是一时半刻看不透而已。

如果换一种视角,另觅一种高度,再回头俯瞰人间的是是非非,就觉得都是浮云,转眼即逝,渺不可寻。

以此回眸玩味咀嚼良宽,我竟也获得了某种共鸣,以至于有一天忽来了灵感,信笔写下,“雨中落叶黄/一地碎花瓣/七千恩怨八九凉”,这大概就是冲破、看开后的豁然吧。放

下计较,人就回到自然随缘的境地了。

良宽的许多诗,是让人醒悟醒来,不再执念痴迷现实生活中的失落、沮丧和焦虑。

那些作品中散发的平和、宽容、大度、不羁的才情,如同草尖上的余晖,透视出人生和情怀中应该具有的某种美丽而隽永的品位。

川端康成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以“和颜爱语”“纯真无垢的言行”揭示了良宽诗意境品格的实质。说他与儿童嬉戏,和农夫闲聊,不用艰涩的语言,不高论深奥的文学与信仰,而是相当简单质朴谦卑地触摸到大自然的美和风物人情的精神内蕴。

他写诗,如话家常,如对日月星光宇宙万象,抱着万物一体的等量齐观的视角,每次发声,都像和风贴地,细雨喷珠,交织着生命的体察与心灵的感悟,时而还带着童心童趣,审视辨析着人世间的妙谛。

譬如,他想跟知心朋友在草庵说一整夜的闲话,眷眷难舍秋天小鹿的啼声,打算趁着枝上群鸟歇息,再饮一杯酒,或者踏着雪中小路巡游,要么赶上冷雨簌簌的夜晚,聆听雨落的节拍……

我们欣赏良宽,就是试图找回纯粹的心愿和梦想的种子,那是湮没在红尘中轻灵飘动的远去因缘。诗是回家的路。

“如浮云的此身/也没有等待的事/仿佛都托给了风的心意”,这便构成了人的解脱和会心的领悟。

有人等良宽等了一辈子,也有人等良宽,只一瞬间。

关键在于缘由深浅。

无论如何,遇到良宽都是幸运的事呀。

插画 董昌秋

大雪飘

秦朝晖

来了一场雪,一场大雪,这雪让北国一片苍茫,这雪让辽西纷纷扬扬,这雪让古龙城银蝶盈窗。这是天地间云、水、雾的一次怎样的汇聚呢?这是多少因缘的悄然变化呢?天空默默将一片一片的白,飘落在它该落的地方,白了山川河流、白了家乡、白了眼角眉梢。

这是大地长久的期盼,她要接受一次洗礼。天地苍茫一场雪呀,她要带给孩子们晶莹的欢声笑语,她要带给老人们岁月深处的回忆。她要让飞鸟回家,她要让这烟火人间多一次平心静气的聆听,她要让人们有一次凝望洁白的驻足与启迪。大地朴素,一场大雪,容得下所有生灵的万千沧桑、无尽回忆。看雪还是雪,看雪满是雪,万物与这漫天的大雪并生,与这雪中的世界相容为一。

大雪飘,飘洒洒。我独坐在慕容古街的一间斗室,思绪被片片雪花带到了大唐,想起一个人,想起他只用20个字便写下的千古绝唱,“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是一场怎样的大雪呢?那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之雪,落在了远山,覆盖了人踪,一叶小舟,一位老翁,一柄鱼竿,他垂钓的不是江中鱼,而是一江雪,是傲骨丹心。

世事如雪,从古飘到今,飘在我眼前,柳宗元的“江雪”漫天飞舞,一条条闪光的雪线,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双眼。是孤独,也是慰藉;是寒冷,也是斯文。

大雪飘,飘得正紧。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冬天,与几位亦师亦兄的好友夜宿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工作站,山上是牛河梁红山女神庙,工作站内是一行来朝圣“中华民族共祖”的后来者,在这片“更老的老家”中,雪在下,酒在喝,话在说,杂陈的五味在屋内弥漫开来,在这雪夜的牛河梁。夜已深,夜还长,一行人却均无睡意,一位隋姓兄长说,唱歌吧。于是大家就唱了起来:“倚着茅草地,我却热恋着你,虽然你一贫如洗,却有拴住我的魅力,给我慈爱的爱,给我回天的力,我永不离开你呀,我要把我的心给你……”唱《走西口》,唱《草原之夜》,唱《草原夜色美》,唱《垄上行》,或粗犷或婉转的歌声此起彼伏。唱着唱着,科班出身学京剧的虎子哥说,我也唱一个,唱什么呢?唱《空城计》还是唱《大雪飘》?虎子哥凝神静气,挺胸抬手,唱了起来:“大雪飘,扑人面……”这韵味有着夺人魂魄的磁力,虎子哥唱得投入,大家听得入神,以至于击节呼应。雪夜牛河梁,是超越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荡气回肠。

雪落牛河梁,我们想把心中的情感转化成深深的敬畏,献给遥远且亲近的“牛河梁女神”,献给这片松林,献给这片厚土。是雪夜的牛河梁,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久违的感动,什么是遥远而又切近的归宿。

大雪飘,飘得迅疾。一念起,去这大雪中走走吧,这是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雪,就到近在咫尺的古龙城遗址看看,发一些龙城怀古的幽思。一念又起,静静地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看雪吧,目光随着雪花的旋转与起伏移动,是风动?是雪动?还是观雪人的心动?

雪花依然如蝶飞舞,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看似纷繁,实则有序。雪用她简单的洁白,向下降临,降临在大地之上。她慢声细语,她心平气和,她以天为之心,还世间一派干干净净。雪是精灵呀,雪真的有灵性呢,在我观雪的时候,一位相识多年的诗友从辽西的丘陵深处发来了一首她刚刚写的诗:“事实上/所有的翅膀/无不指望高处/飞黄腾达/只有雪的翅膀/执意向下/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无视苍凉空茫与破碎/它用一次向死而生的决绝/诠释了爱和慈悲”。读诗友的这首《雪》,有心头一震之感,为何所震?思量了一阵,却找不到恰切的言辞为之总结。只好回味,回味再三。

大雪飘,一场大雪依然下着。下吧下吧,大雪飘,飘洒洒,雪是精灵,雪是天地之道。



樟松林

佟惠军

月亮早已升起来,是满月。

富财斜靠在炕头的被摞上,腿上搭着一条暗紫色团花的毛毯。这条毯子是结婚时翠花娘家陪送的。那年月,毛毯金贵得很,翠花一直舍不得铺盖,可自从去年深秋富财被检查出肝癌,翠花就把它拿出来给他压脚了。

翠花晚上烧饭的时候特意多添了把火,炕还温热着。电视里正播着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富财看到主人公脸上洋溢着憧憬自信的微笑,跟村民说:“我要给村里打几口井,等明年开春儿,就能把那片闲置的洼地上种无公害水稻”时,笑了。

坐在炕梢、手不失闲地用钩针给孙女钩小包包的翠花,一抬眼正看见富财笑,她鼻子一酸,赶紧把头扭过去。

这几天,翠花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跟儿子小松说,小松却让她别胡思乱想,还说前几天老爸去樟松林时可有精神头儿了。

翠花知道老头子脾气倔,他决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就帮他穿上厚厚的棉衣,还在马车上铺了一床厚褥子。

外面寒风刺骨。

非要跟来给富财赶车的周老坦儿,时不时倒拿着马鞭的手,嘴上不停地和富财聊了一路。

“老书记,看你这精神头儿不错,大伙儿的心就踏实了。”周老坦儿慢悠悠地挥动着马鞭,尽量让马车跑得平稳。

“哪有不生病的人?我没事,老天爷还不想收留我呢。”富财凝望着眼前这条伸向远方的路对周老坦儿说。

周老坦儿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说:“你这大半辈子啊,都为大伙儿忙了!要不是当年你不断地去县里、镇里争取,这条路哪能这么快修好?”他顿了顿,继续说:“那时候家家都穷,但你说能行,大伙儿都信。你还记得不?你那时候多狠?天天带着大伙儿白天顶着大头灯、晚上顶着星星,手担肩杠、马拉人拽地干活儿,还别说,真把这条路修通了。看把那王辉神气的,第二年就养了50头牛,成了咱村第一个年过万的富户。”

“嘿嘿……那是2002年吧?当时你可不少发牢骚……”

“老书记,瞧你说的,当年发牢骚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但后来谁不说你这决策英明?没有这

条路,我们上哪致富去?”

车轮嘎吱嘎吱地响着,偶有喜鹊在前方飞来飞去。

“老书记,从前咱这块儿哪能见到喜鹊啊,整天风卷着沙子,走对面都看不清人。”

“可不是,我记得小时候,刮一宿风,门被沙子堵得推不开,只能从窗户跳出去。”小松插话说。

“你爸可真是犟种。那年,村子让整体搬迁。俺们就想,搬迁多好,可不在这儿住了!”可你爸把大家召集起来,说,老祖宗把我们生到这儿,如果再不治理,屯子就保不住了,我们就没有家了!我们必须要治沙!当时大家都说你爸病得不轻。在这漫漫白沙上种树谈何容易?你爸是说干就干,整天一手扛铁锹、一手拎水壶地在这沙地里种树。你说也怪,大伙儿咋就禁不住他挨家挨户地劝呢?大家一起跟他干。头一天把树栽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树苗都刮跑了,再种,再刮跑,再接着种……”周老坦儿说到这儿,用那只没有握马鞭的左手,揉了揉眼睛,“那些活儿,现在想起来都累得慌。”

“我记得那年因为我爸包下200亩荒沙坡贷款一万元,我妈没少跟他吵架。”

“可不是,你爸当这么多年村支书,你家不仅没沾光,还竟跟他遭罪了……”

马车终于停下了,樟松林就在眼前。它像一望无际的海洋,在刺骨的寒风中,呼啦啦地起伏着波浪。

富财将棉袄裹了裹,在小松和周老坦儿的搀扶下,走进林子。他粗糙的手掌摸着一棵棵傲然挺立的樟子松,像抚摸自己的孩子。

“儿子,等爸爸那天,把爸埋在这儿,俺要永远守着这片林子。”富财声音坚定,目光里没有流露出丝毫悲伤,而是散发着灼人的光亮。

小松和周老坦儿都没言语,狠狠地点了点头。

他们在林子里足足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村子。那天后,富财再没下过地。

翠花看富财不知啥时睡着了,她轻手轻脚地为他盖好被,关掉灯。

第二天早上,富财没醒。

翠花赶紧喊来儿子和儿媳妇,一家人正研究要不要送富财去镇医院,县里领导来看富财了。

翠花趴在富财耳边说,“老伴儿,你醒醒,领导来看你了。”

富财缓慢地睁开眼,停顿了几秒,县里领导赶紧用力握住他干枯的手,说:“老富,你带领村民创造了沙地变林海的奇迹,人民忘不了你,有什么需要你一定要提出来。”

富财听县领导说完,眼睛一亮,微微点了点头。

县领导走后不到3小时,富财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的人和贴满墙的奖状,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窗外的风猛烈地吹打贴着红剪纸的窗棂,村外那片万亩樟松林剧烈地摇晃,发出一阵阵低沉沙哑的呜咽之声。



插画 胡文光

新年辞

(组诗)

白俊华

期待一场大雪

新的一年,期待一场大雪
覆盖城市、村庄,以及梦境
树上可以开花,结果
一些鸟,可以思考
阳光、粮食,或者柔软
炊烟可以恰到好处
把远方的目光无限拉长
直到,融化温暖的火苗

如果一个人可以感知蝴蝶
那么,通透的河水
便会在恰当的节点
吐纳,一尾小鱼儿的呼吸
也许还有一只蜜蜂
正在扇动含香的翅膀

新的一年,期待一场大雪
实体最好,虚幻也行
只要在灵魂深处稍作停留
明天,定会清澈如初

默默地祈愿

往事总是太多
悲和喜,痛与乐
匆匆的身影
正在抵达炉火

冷,更趋向暖
阳光穿透蔚蓝
开始审视辽阔
此时,有香
惊动一朵花

既然有些事情
终究无法规避
那么不妨
打开一扇窗子
静静地聆听
远方枝头
传来的一首歌